

4
第四辑

在南思 阅世界

孙甘露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书店出版社

4
第四辑

在思南 阅读世界

孙甘露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書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思南阅读世界,第四辑/孙甘露主编.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9.2

ISBN 978-7-5458-1771-3

I. ①在… II. ①孙… III. ①演讲-中国-当代-选
集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01941 号

责任编辑 王 郡

封面设计 胡 斌 刘健敏

在思南阅读世界(第四辑)

孙甘露 主编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31.5

版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1771-3/I·466

定 价 78.00 元

《在思南阅读世界 第四辑》编委会

主办单位：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市黄浦区委宣传部

编委会主任：

徐 炯 王 伟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文运 王 伟 王为松 刘 申 孙甘露 李 崑 李海宇
余海虹 汪 澜 钱 军 徐 炯 彭卫国 阚宁辉

主编：

孙甘露

策划：

李伟长 王若虚 石剑峰 彭 伦

序

徐 炯

不知不觉间，思南读书会5岁了。280余期节目，800多位嘉宾，近4万位现场读者，汇成了一路的风光旖旎。由衷感谢读者朋友，你们是思南读书会的共同塑造者和见证者，用每周风雨无阻的倾听，用每天共享阅读的热情，支持着读书会一路前行。

作为上海书展的衍生品牌，思南读书会没有辜负读者的热忱和厚爱，没有辜负上海这座城市，以独特的文化品位和魅力彰显了阅读的力量。它不仅在上海市民中树立了好口碑，更引发全国文学界、出版界等广泛关注，被誉为“上海城市文化新名片”“城市公共阅读新地标”，成为上海常态化阅读活动最重要的示范性品牌，成为读者心目中理想的读书会。

一个有底蕴、有魅力的城市，应该书香浓郁。上海市民历来重视教育，崇尚阅读。从上海书展到上海国际文学周到思南读书会，接连问世的一个个阅读文化品牌使上海原本存在的阅读风尚，迸发出更为热烈绚丽的火花，生发出更为细润绵长的清流，滋养着百姓的日常生活。上海书展“我爱读书，我爱生活”“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理念，在思南读书会得到延续和升华。

2011年，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和上海市作协发起的上海书展“上海国际文学周”项目，选址思南公馆，在书展期间举办世界各国文学名家的对谈活动。随后，无论主办方还是读者听众，都觉得每年仅一周的活动远远不能尽兴，进而促成2014年新春开始每周六下午在“思南文学之家”举办思南读书会，把每年上海书展承载的阅读热情延展开去。作为一种探索，它尽量把有价值的书推荐给读者，帮助爱书人深读、精读，更好地思考和领会书中精华，也为城市的全民阅读常态化，倡导静心精深阅读营造了浓郁氛围。如今，思南读书会文学气质凸显，成为作家与读者互动的最知名平台。在时光行进中，支撑起它的那些鲜为人知的决策与执行，努力与付出，种种细节终将隐没，但其积淀并唤起的文化意识与品位担当，凝聚成无形的力量，时时可感。毫无疑问，这是比读书会本身更为深远的城市文化风景。

从上海书展到“上海国际文学周”、思南读书会，再到应时而生的《思南文学选刊》和思南书局快闪店、实体店，上海这座城市和市民读者共同构想和塑造着一个个阅读文化品牌。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思南书局2018年推出世纪快闪店，以“新时代、新上海、新篇章”为主题，邀请40位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卓越城市建设、重大科技工程、文学艺术创作等领域成就卓著的代表人物和亲历改革开放40年、见证上海巨大变化的市民代表、劳动者代表，聚焦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讲述他们与上海的故事、与改革开放的故事、与生活与阅读的故事，情真意切，让人动容。这是思南文化品牌的再一次延续拓展。有怎样的城市和读者，就有怎样的上海书展和文学、阅读活动。反过来，有怎样的上海书展和思南读书会等活动，就会带给城市和读者怎样的滋养和启迪。人，难免暂时迷失、走偏，但人自有根本需求，总会促成回归，比如重新珍视健康，不仅锻炼身体，还追求内心平静、精神丰富，这就是钟摆效应。当下，人们已经从一度的随性吃喝玩乐，进阶到男女老少都关注健身，有多少人在计算每天走了

多少步。那么精神的丰富呢？人们也会以在朋友圈晒读了多少本好书为傲的。

感谢将优质图书带到思南的出版人。

感谢来思南分享的作家、学者和文化界人士。

感谢多年来伴随、激励思南读书会的读者朋友。

目 录

序	徐 炯 1
此情可待成追忆	1
致敬出版人	
——思南读书会 2017 世界读书日特别活动	33
梦开始的地方	
——漫谈中华创世神话连环画绘本	62
在小说与电影中重建历史	
——《辛德勒名单》作者托马斯·基尼利见面会	86
“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	
——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分享会	100
歌以言志：文汇笔会七十年纪念分享	131
科幻文学	
——跨越文化与边疆暨《未来镜像》分享会	161
风物长宜放眼量	
——记者眼中的文学生活	187
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精神生活	
——《当代中国的精神挑战——童世骏讲演录》新书 分享会	214
“我知道什么？”	
——《蒙田全集》新书分享会	234

读书这么好的事	
——张新颖新书分享会	257
文学中的都市想象	
——日本作家对话	283
纸媒时代的生活方式	307
以父之名：梁鸿《梁光正的光》主题分享会	324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诗	
——郦波品诗词与人生系列新书分享会	347
中国文学传统的当代继承与转化	361
她，就在我们身边	
——蕾拉·斯利玛尼新书分享暨读者见面会	382
从火到弗洛伊德	392
缓慢前进的勇气和信心	402
穿梭于街道江湖的写作	423
批评家何为？	
——从“述而批评丛书”谈起	443
潘向黎和她的梅边消息	469
接续传统、理解当下、想象未来！	
..... 思南读书会策划团队	487

时间：2017年3月4日

嘉宾：葛亮 陈思和 赵萍

此情可待成追忆

主持人：各位读者，两位嘉宾大家下午好。我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来到我们今天的现场，我本来应该坐在下面的，但是实在没有座了，所以我坐在这儿了，我就替大家坐在这儿，然后做一个读者的传话筒，有一些问题问两位嘉宾。

葛亮来的时候拿了一个本子，他和陈思和老师来对台还是非常认真的，葛亮来的时候在车上就会看一些，和陈老师谈些什么呢？其实我也很好奇，大家翻开书就会知道，陈思和老师是我们这本书的序言作者，给我们这本书做了序，非常有幸。其实拿到这个序的时候蛮惊讶的，是不是葛亮？当时我们说，陈老师用了一种最费劲的方式来写这个序，是一个非常内行的读者，看到了我们编辑没有看到的一些很内行的问题。我想请陈老师，其实我觉得您那个序里面能感觉到，您对葛亮这部小说中，您对他虚构和非虚构部分有自己的好奇和解读以及探究，我想听您讲讲这个，您怎样看待葛亮这部小说中。

葛亮先来吧。

葛亮：首先非常感谢在这样一个和煦下午，百忙之中来到我们思南公馆这次活动，我这次抱着学习的心态，因为这次和我们陈思和老师同台。来到上海，关于这本叫做《北鸢》的书，今天下午也是一个非常



赵萍 陈思和 葛亮

好的交流机会，首先允许我向大家致以问候和感谢。

我是特别要感谢陈思和老师，因为这本书前后写了七年的时间，当然可以讲是我作为一个年轻人，对于我的家族，也对于我祖辈那个时代，一种我自己的体会、认知和沉淀。因为这本书有这样长的一个篇幅，因为陈老师这篇序有非常精准的导读，所以令读者用一种非常自然、亲切的方式进入到这本书绘制的那个时代情景，所以在这里要特别向陈老师致以谢意。

编辑赵萍女士是这本书整个出版过程中的一个大功臣，也可以讲前前后后给予相当大的努力和帮助。刚刚赵萍讲到虚构和非虚构的话题，确是这本书在一开始是撰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我记得上次陈老师帮我写完这篇序言，我们俩也是在一个非常美好的下午，但是那个地点又让我觉得是一种冥冥之中的事情，我当时在绅公馆，为什么讲很有意思？因为它的旧址对面，恰恰是这本书的主人公的原型也就是我的外公以前做生意的商站。所以当时和陈老师聊起来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感觉是上天安排的那种感觉。有的时候也许一个很小的机缘，就将你的生命和一段时代链接在一起，然后有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解读者，将这些机缘在某一个时代向你展示。

我记得若干年前有一次和另一个作家朋友黄碧云，对她做过一个访谈，我和她的相遇当然也是非常具有戏剧性，她用了一句话：这是一种上天的指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想这本书的撰成，包括和读者之间的交流，也许也是一种指引，我还是想，在这样和大家分享的情景之下，听听陈老师关于这个话题更多的指点。

陈思和：我当时为了葛亮的这本小说，写序是看了好几遍，因为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有点抓不住，我不知道读者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在读的时候就提了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今天想和葛亮交流的一个起点。因为我们已知这个小说写的是葛亮的家族史，里面的主人公卢文笙，原型是他的外祖父。但是好玩的是，他在整个前言几乎没有介绍他的外祖父，是介绍他的爷爷。他的爷爷是很有名的艺术家、画家，他在前言里讲的是爷爷的事情，所以我一开始就老在找他爷爷为原型的人物，可是找来找去不对，到很晚以后才发现，这个大概是他的外祖父。因为后来出现了两个人物，就在讲他俩要配儿女亲家了，那个时候我才醒悟过来，原来那个人是他的外祖父，我当时是有一点误读的，我误读的过程中，这个主人公有艺术气质，不是商人气质，因为卢文笙这个人一开始不要钱，人也有点朦朦胧胧的，这个人给我感觉应该是一个艺术家，所以我起先是这样入手的。

当然，我对葛亮先生一点不了解，我当时看到他的前言，说到他的祖父叫葛康俞，所以我就到百度上去找这个人的信息。他的这本书，我按照这个线索去读的。但是后来不是，他是写他的外祖父，应该说是商人，这个家族是商人的家族。可是这个作品里面，这个外祖父到最后大概也没有做商人，跑到上海来开一个什么店，刚刚进入他的事业，真正辉煌的历史还没有开始，所以这是我最早读这个小说的错误。

这个小说读了好几遍，才刚刚找到它里面的一个内涵，所以耽误

了书的出版。

主持人：没有耽误，是把这个书在一个特别好的时机推给读者。

陈思和：但主要是我在阅读当中一开始没有进入这个文本的渠道，但是后来我进入了，也提了一个问题，也是我对葛亮先生小说的理解。现在这本小说很红了，几个月就卖了13万，像畅销书一样。所以现在用不着我来解释了，它已经很红了。但是我不知道，在这个比较红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一个先入为主的阅读前提？就是这本书是作者的家族史，作者写的是他自己家里的，当然不是他这一代，是他祖辈的一个家族历史，这样就很容易把小说和现实生活等同起来。因为好多是和家族史有关的东西，葛亮先生也很喜欢说：这是真的。我每一次问他某个细节，他就说这是真的。但是从我对小说艺术的理解上来说，这也不是我的理解，是好多作者的理解，比如王安忆，问她这是不是写你自己？她马上说我是虚构的。明明是真的，也说是虚构的，一定是这样说的。

一般作家哪怕是写真实的事情，也不会说真有其事，一般都说本故事纯属虚构，就是我不负责的，万一得罪人也没关系，我是虚构的。葛亮比较老实，他会承认这是真的。为什么我会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虚构和真实的关系，因为我注意到他的小说很好。我假设这个小说全部是真的，都是葛亮先生外祖父这一代的故事。但是好玩的事，外祖父不是这家亲生的，这个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一开始说他外祖父是个小孩儿，被人往太太身上一丢就走了，我就想到了《红楼梦》经常会有出现一个大师给他送了一个孩子，本来就有一点神话和传奇色彩的开端，这也罢了，我看到小说的结尾，这个外祖父长大了开始谈情说爱，就和冯家的，就是你的外婆。两个人已经准备要结婚了，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又去领养了一个孩子。可能是因为没有生过孩子，所以我对领养孩子特别敏感，我觉得人物是非血缘关系的。可是本来这个主人公准备结婚了，耀祖光宗了，本来应该要繁衍后代了，可是这里没有任何的暗示，他们俩结婚了生孩子了，反而变成外面去领养了一个孩子，也不是故意

领养，是收养了朋友的遗腹子，就是你妈妈。这个故事给我一个奇怪的感觉，前面不是亲生的，后面也不是亲生的。你本来在写一个血缘关系的家族史，所谓的家族，就是血缘关系，就是那是他生的，下面是他生的，这叫家族。可是你偏偏写的非血缘关系，一开始也是非血缘，我不知道这是葛亮先生的虚构还是真的？第二，假设它是真的，作家这么来选择故事的一头一尾，就变成对家族的一种解构。因为家族本来讲血缘、遗传，讲祖孙三代。但是他告诉你这个家族的血缘都不对的，孩子都是外面来的，后面生的也不是自己的，这个血缘被解构了，我的第一感觉肯定还是不够的，评论家首先是个读者，我的阅读和葛亮先生的寄托是不一样的，我第一个感觉就和葛亮先生有差距，我就怀疑是不是一个家族故事？如果是一个家族故事，是不是把它解构掉了？因为这个故事可能是真的，但是作者用这样的真的故事把它作为开头和结尾，那么我想作家一定有自己的考量。

葛亮：谢谢陈老师，陈老师开头是一个解密式的开头，因为我的编辑都没有和我探讨过这个问题。我想和大家说，这样感觉上这个结构的确是真实的，我的外公确实是这样的情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北鸢》整个过程相对于我外公的经历还简化了，中间还有一系列的事情。关于虚构和非虚构的事情，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考量蛮多的，因为陈老师是我的前辈，同时也是一个最理想的读者，就是我在写小说的时候对面是有一个读者的。就是当我用虚构的一个非虚构的手法，去构建整部小说的时候，它本身有一个可信度在那里、它的信服力在那里，所以当写这部小说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希望把它处理成非虚构的作品。当然我在序言里面写，实际上中间涉及具体的问题，后来还是把它处理成一个在施展空间上更大的一个小说的体式。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这个小说本身它所带来的一系列这种原型式的事件，确实对于我作为作者来说有冲击力的，我会觉得写完这部小说以后更加相信命数了。就是这样，在我写上一部长篇《朱雀》的时候，我有一些读者说《朱雀》陷入三代宿命的循环，但是当我写

《北鸢》的时候，就像我一开始所讲，有一种冥冥之中的连带关系。我的外祖家和祖父这种因缘的构成，当我的父母给我讲到细节的时候我自己都很震惊，因为涉及一个人，就是我的外祖父的父亲，他有一个好朋友，这本书里没有写，吴先生，他在那样的时代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节点，他本来是一个清高的画家，也就是说很少出来应酬的。但是在那样的一个节点，他决定要做一个公众知识分子，并且教学。他当时实际上招收的相对来说是家境比较贫寒，但非常有天资的一些学生，因为他要振兴他的画派。所以其中有一位叫李永顺，这个孩子非常有天分，他对这个孩子讲了这样的一句话，叫“孺子可教，素质可染”。后来这个孩子就是我们国画大师李可染。

非常机缘巧合的一点，当我祖父葛康俞成人之后，进入杭州国立艺术院学习，师从林风眠和潘天寿先生，他同门之一就是李可染。所以有一个人在冥冥之中，两家之前完全没有任何的交集，但是有一个在冥冥之中将这个关系连接起来了。这本书里面实际上有一个最大的虚构，这个虚构可以讲是它支撑着往前推进，唯一的就毛克俞，就是我的祖父；我的外祖父，在小说里面叫卢文笙，他们实际上在成为儿女亲家是不相识的，但是我觉得实际上这种冥冥之中的机缘，如果以一个少年时代的相遇、相知作为一个起点，我觉得无论从逻辑还是整个情节铺展上会更加美好，所以我设计了这样的一个情节，实际上后来是我的父亲和母亲认识了以后，这两个家族成为了儿女亲家。

所以陈老师问我这样一个虚构和非虚构的话题，我在写的时候，使我作为一个晚辈陷入了一个惊讶的状态：“哦，原来是这样”，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对非虚构的话题，实际上这几年谈得非常多，就是怎么样处理非虚构的问题，实际上有一个史学家叫丹伯尔·卡其曼，他曾经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非虚构的这个概念，为什么？他说当我讲非虚构的时候，这个词好像是虚构的附属，好像是所谓的虚构剩余和零碎，他说更加倾向于用“真相”这个词汇，但是这几年非虚构非常盛行，没有办法去逆行这种大的历史风潮，所以他在写作的时候非常慎用这个词汇。

所以作为一个小说作者，如何处理真实的素材和真相，到后期的话，我会觉得实际上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表达，它就是我家族故事中的一部分，而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记录者，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不能以代言者自居，但是我写这本小说和我写《朱雀》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我更希望自己能够进入到那个情景中间去，成为一个在场者，真实地把我的感受传达给读者，从另外一个角度向我的祖辈致敬。那个时代太丰厚、微妙，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当代人的价值观可以理解的，所以我只能忠实的表达，我对这个问题做这些回应。

主持人：葛亮其实刚才讲到，他在小说写作时会遇那么多在历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有没有诚惶诚恐？在处理和他们关系的时候，你觉得这是小说人物中，哪个人物给了你最能自由发挥的空间。

葛亮：可以说当我最初设计用这个题材的时候，我的压力特别大。因为我的祖父他是一个艺术史家同时是一个画家，他有一本遗著《据几曾看》。当然中间有很多的故事。后来要是有人和我讲，说葛亮其实以你祖父作为主线，背后是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或文化史的简史，作为一个后辈你其实有责任为你的祖父写一点东西。那样我会觉得自己的心里压力很大，从某种因素来说我没有经历，甚至还隔代了。

从另外一点，作为当下的年轻人，我的世界观、价值观，甚至对当时场景的理解是和那个时代的人不一样的，要进入那个时代是一种很不容易的事情。我刚一开始讲非虚构的概念，是在当时建立起来的，所以做了大量资料的查考，写这本小说，笔记做了一百多万字，现在看来很必要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中间有一系列的困难，如果你作为一个作家要对那段历史负责，实际上会遭遇到很多的一些问题，比如涉及我同辈的亲朋，甚至于家里的长辈，就是说你会觉得历史本身是一个很开放性的东西，比如我要为他们做一些访谈，但是他们今天兴之所至讲的访谈和明天或隔一段时间再讲的东西，其实是不同版本的。我一开始为这点非常的恍惚，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处理，因为从我的角度上来

说，我既然要为他们的那个时代负责，我其实希望自己是一个忠实的表达，但是他们自己的这种文本，实际上都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开放性，就像一个巨大的迷思，进入其中其实很难找到东西南北。还有一个，就是在我祖父身后的这段时间，他很多的老朋友，像王世襄先生、范用先生，他们相继离世，这个实际上对我处理这个题材也造成了蛮大的难度。

刚才我的编辑也问到，我对小说里哪个角色最亲近，那一定是我的外祖父。因为我的祖父是一个学者，实际上是一个性格比较清岸的学者，毛克俞更加活泼一些，这个过程你可以感觉到，我的外祖父是一个商人，而且他的性格非常平和，他一路上看别人的风景，看那个时代的周遭，但是他特别好的一点，他不去参与到别人的生命当中。所以有读者感觉好像卢文笙在里面没有干预到里面任何人的命运，确实如此，这是他本人的性格，真实的场景也是这样，他更多像那个时代的睥睨者，我可以通过他的眼睛去看那个时代、表达那个时代、理解那个时代，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主持人：陈老师真的是这本书的第一读者，您看了以后怎么看待他小说里的人物？

陈思和：我是充满疑虑，我在序里也写了，我在那里是表扬他，但是也表达了我的理解，但作为一个评论家，我一定不会关注到这个小说多大程度上的真实性，因为这个对于读者来说是无关的。比如我读《红楼梦》，因为现在很多研究这个书的人，这个人物是曹雪芹家里什么人，这是一种阅读方法，但是对于我来说不会这样去阅读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家族，包括葛亮先生的那个家族，本来对我是没有关系的，唯一有关系是因为我读了这本小说。如果他把这个小说写的不好看，我和这个家族也没关系，是因为很好看，所以我才和他所讲的家族发生关系了，就是有一种感情上的投射。对于我来说，我更关心的就是刚才那个赵萍说的，他虽然是写自己的家庭，但是这个家庭其实涉及历史上写